

## 學校再見 葉萍

從那天開始，我真正得到釋放，去做我喜歡的事情。

當我接過會考六科肥佬的成績表後，耳邊傳來班主任略帶安慰的聲音。「亞萍，你唔好因此而自卑頹喪呀，世界上仍然有大把沒考到證書，努力而成功的人在呢！」

後來，阿媽、阿爸、三叔、四嬸都在覆述著同一番說話。

然後，他充滿關懷的眼睛向我掃射，在等待我的反應。

「阿黃SIR，我有打算去跳樓呀！」我大感不感地望著他。

我知道，剎那間，我在他心目中的頑皮、不懂事的形象徹底崩潰，我竟然一轉眼變得成熟，從他震驚的表情裏可以看得出。

真的，不明白幹嗎要去讀書考試，雖然有時報章上刊登了九優一良的才子才女新聞時，我忍不住羨慕兩句，但當一考慮到他們的製造過程，不知經過多少晚通宵苦戰（除了一些特別天才之外），物資加精神條件才能有限地生產，心已早死。

代數、三角、幾何，大堆數字翻來覆去，只覺抽象虛無，比如那天教平均數計算方法，香港一九七六年底銀行總存款是四百四十億三千萬港元，而以四百五十萬人口平均來說，我一家五口理應在該年在銀行有四萬八千九百二十五元存款，但係人都知道我們全部的儲蓄存款加起來連四千八百元也未必夠，這是我無法對數學產生興趣的原因。

孔子名丘、字仲尼；俄國大革命在一九一七年爆發；愛因斯坦發明相對論，青蛙由蝌蚪變成；空氣的流動叫做風，重量叫氣壓

$$C_6H_{12}O_6 + 6O_2 \xrightarrow{\text{enzyme}} 6CO_2 + 6H_2O + \text{ENERGY}$$

除了在老師上堂問書時大派用場外，再也不想對我們的生活有何幫助，而且可以肯定，幾乎每一個學生離開學校之前，都老早把它們忘得一乾二淨。

倒是體育課程和參加女童軍使我未至於悶死，為整整五年的讀書生涯帶來一點歡笑。游泳助我渡過漫長炎夏，使我愛上了海，籃球將我變成頭跳躍的小貓，充滿濃厚的生命活力，荒山野嶺露營教我學會照顧自己，面對大自然的各項挑戰，既有實用價值且富生活情趣。

# SUNFLOWER





有時我真懷疑，沒有了這僅餘的一點點活動，我又會變成怎樣。生命的某個成長階段是否需要學校的存在？他們還是一個個在家裏、在課室內吞吃著功課書本，過著與陽光樹木隔絕的日子，最後被送進試場決定命運，如果我願意，我可能是個成績優良的好學生！天曉得？

考試終於要來臨的，考試的意義混合著記憶力和運氣，腦袋發達的我，可以隨口說出阿爾柏仙奴在教父中飾演馬龍白蘭度的兒子米高，唱DON'T CRY FOR ME，ARGENTINA的原裝歌手是JULIE COVINGTON不是木匠樂隊的妹妹雅倫，還有，倚天屠龍記的主題曲全部歌詞，唸得滾瓜爛熟。而運氣是最不可信的東西，所以會考科科担梯，是個必然，並非意外。

別告訴我目前求職起碼要會考五科合格，清道夫也要學士、碩士資格的時代不會距離很遠，但這有什麼意義，我倒要證明一下。

不會抗拒工作，亦無過份熱愛的傾向。一個人靜下來胡思亂想，只會加重神經衰弱或作無病呻吟，要比在工作裏暫時賣掉自己更痛苦，當然，兩個選擇都不算好，於是，我只能挑了比較上沒有那麼壞的那樣。

中環——一處從小便討厭的地方，少年時，它給我的印象挺有趣。日間像個滾球場、人球、車球、滿街滿巷。晚上則是個鬼墟，一座座黑漆的高樓大廈林立著，鴉雀無聲，簡直是個滿佈墓碑的大墳場。沒有意見的我順從了他們的意見，跟爸爸、大佬、家姊，及其他更多的人，找了份中環寫字樓工。

與中環的首次接觸至少對我日後有好處，不必再提起康樂大廈的一星期打字工作，如此苦澀無聊，收買青春，十日SHIP-PING CLERK這樣老土乏味，浪費智力，你們必深懂個中滋味。半個月的工作得出的結論：如非必要，打死也不發那中環朝九晚五的惡夢。

其後，我也不大清楚自己幹了多少行，隱約記得推銷過蜜桃牌絲襪，電子廠當了數天配裝，時裝店交收全不是味道，馬會場外投注站詢問處那些令我嘔飯的問題，與B仔補健康教育時無意中揭穿他媽媽話他是從石頭爆出來的神話，奇怪，一個不愛讀書的人竟然做了人家的補習老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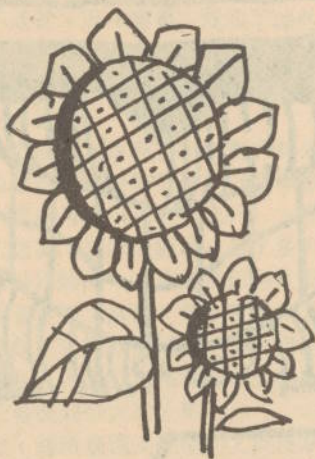
爸爸是最先向我告誡的人；「咁大個女都唔生性，到處楊梅一樣花，你應腳踏實地。」爸爸是個好人，唯一缺點是他不了解自

己的女兒。

還是知妹莫若兄，大佬笑我這頭不羈的野馬，幾時才肯停止玩弄社會！

現在，關心的人們大概可以放心，我並不打算安頓下來，仍然在人生旅途趕著路，抓著偶然的機會當上了雜誌記者。這究竟是個註腳，還是個開端，行動將說明一切。

生命的過程，由不同的片斷組合而成，這個片斷似乎剛開始不久。



尚日錄